

# 全球倫理宣言

兼論一九九三年芝加哥世界宗教議會

莊嘉慶

## 本文目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透過漢斯昆（Hans Küng）及庫雪爾（Karl Josef Kuschel）<sup>①</sup>的觀察及註解說明，來討論於一九九三年在美國芝加哥所舉行的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及其代表們所共同簽署發表的「全球倫理宣言」（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主要的參考資料是由漢斯昆及庫雪爾所共同編著的書《全球倫理：世界宗教議會宣言》（A Global Ethic: The Declaration of the Parliament of the World's Religions）（London: SCM Press, 1993）。該書是由包頓（John Bowden）從一九九三年的德文原版書所翻譯成的英文版。本文引用該書內容時，在必要之處，將以方括號“[ ]”標明其英文版頁次。此外，我們也將介紹傑出的宗教神學家史威德樂（Leonard Swidler）對於全球倫理宣言的精闢構思。最後我們提出亞洲心靈對全球倫理宣言的一些反省。

## 全球倫理的原則

當前世界的根本危機包含了全球性的經濟、生態、政治等等危機。人們卻始終無法提出新的洞察和解決之道，來面對這些危機與

挑戰。尤其在種種社會、種族、權力衝突當中，宗教也常常被誤用，甚至引發戰爭。

我們發現，在現存世界的各種宗教教導裡，早已存在一種倫理，足以讓人面對全球性的問題。此種倫理，能為人類秩序之建立，提供道德的基礎。我們確信，在諸宗教之中，已經存在一種共識，能夠成為建立全球倫理的基礎。這個全球倫理也就是一種基本共識，藉以確立共同的價值、標準和基本倫理態度[ 18 ]。

這種基本共識，應包括以下四項：

**一、唯有新的全球倫理，才能建立新的全球秩序[ 18—21 ]：**

今日的世界，雖然享有充裕的經濟、文化及精神資源，但是，種族、國家、社會、經濟及宗教上的緊張與衝突，卻阻礙了建立美好世界的和平過程。人類迫切需要的是一種能促使人們和平共處的宏觀。

我們從歷史經驗中得知：建立一套更為完美的全球倫理，不能單靠法律、命令、條約或慣例。公義、和平及環保的實現，有賴人們的洞見與確實實踐的決心而定。因此，我們必須喚醒人們的良心，使他們真正體認到對於人權及自由負有無可推卸的責任與義務。人權與倫理道德是不可分的，沒有一套全球倫理，就無法建立起更為完備的全球秩序。

所謂全球倫理，並非指建立一種世界性的意識型態，或是一個全球統一的宗教。而是指一種能確立人類價值觀、為人處世的準則及個人態度的基本共識。缺乏這種基本共識，人類社會將會陷於混亂。

**二、基本要求就是以人道精神來對待每一個人[ 21—24 ]：**

宗教雖然無法直接解決環境、政治、經濟及社會問題，但是宗教卻能帶來人心的改變和心靈的更新，這同樣是一件極為迫切的重

要工作。而放眼現今的世界，我們看見許多人生活於不人道的處境裡。宗教人因此必須呼籲大家以人道精神來彼此對待。亦即，無分年齡、性別、種族、語言、宗教、政治立場或社會地位，人人都擁有不可剝奪的尊嚴。人乃是權利的主體，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人也不是工商發展下的客體與附屬品。人乃是有理性、有良心的主體，有責任以人道方式來過趨善避惡的生活。

我們發現在人類歷史當中，許多宗教及倫理傳統裡，都有一個共通的金科玉律（The Golden Rule）「己所不欲，勿施於人」（What you do not wish done to yourself, do not do to others!）；或是「己所欲，施於人」。換言之，人人應當揚棄任何形式的自我中心主義。而這條金科玉律也應該成為所有人類共同遵守的基本規範與人道精神。

### 三、四條必要的文化準則〔24—34〕：

- (1)建構非暴力及尊重生命的文化。
- (2)建構團結一致且具有公正經濟秩序的文化。
- (3)建構互相包容並具有真誠生活的文化。
- (4)建構兩性之間具有平等權力和夥伴關係的文化。

### 四、意識的轉變〔34—36〕：

人類歷史所展現的一個真理就是：除非人心意識轉變，否則世界無法獲得改善。我們有責任持續不斷追求倫理與價值觀的轉變。而宗教的重要任務之一，正是將追求這種轉變的使命，從一代傳遞至另一代。因此，我們必須致力於基本倫理原則的建立，以解決許多具爭議性的倫理難題。我們也應推動各階層的專業人士及各信仰團體，一起建構足以適應各種特定倫理問題的倫理法則。如此一來，全球倫理問題才有獲得解答的可能，世界情勢也才能得到應有的改善。而這一切作為的先決條件，就在於人心意識的改變。我們

乃是通過反省、默想、祈禱和積極思想，來改變心思意念與價值觀。這種人心的根本轉變，是需要全人類共同努力追求才能達成的。

## 漢斯昆對全球倫理宣言的註解

針對全球倫理宣言的建構（Declaration Toward a Global Ethic），漢斯昆也提出了他的註解和說明，以澄清該宣言的歷史背景、意義和方法〔43—76〕。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四日，在美國芝加哥舉行了盛大的世界宗教議會，各與會代表約六千五百人齊聚一堂，共同研討全球倫理宣言的內容與精神，而在會議結束前，大部分的代表也都簽署了這份宣言。經過這次的會議，漢斯昆也更加確信，世界和平必須依賴宗教之間的和平來達成；而一套全球通用的倫理原則之建立，則是最為迫切需要進行的工作。

這份全球倫理宣言的草擬，是肇始於一九八九年，當時各界正積極籌備於一九九三年時，在芝加哥慶祝世界宗教議會一百週年紀念（第一次世界宗教議會乃是一八九三年召開的）。漢斯昆利用他在美加各地大學院校演講的機會，大力鼓吹人們起而建構宗教之間的新的倫理共識〔45〕。一九八九年四月，漢斯昆受到世界宗教議會籌備會主席羅恩·啓德（Ron Kidd）的邀請，正式參與這份全球倫理宣言的首次草擬工作。

一九九〇年，漢斯昆以德文出版了一本書《全球責任》（英文翻譯版書名為Global Responsibility）<sup>②</sup>，在該書裡，他首次較完整地闡述了關於建構一套全球倫理態度的理念及其個人體驗，值得有心從事進一步探討全球倫理的人加以參考。此外，著名的宗教神學家史威德樂，也曾提出一份關於〈建構全球倫理的普世宣言

> ( Toward a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a Global Ethic ) 的嘗試性草稿，獲得了漢斯昆的簽署認同 [ 47 ] 。

漢斯昆的草擬工作，在廣徵世界各地宗教界代表與學者的修改意見之後，終於在一九九二年七月及十月，分別完成了首稿及修正二稿，而在經由史威德樂的英文翻譯後，於一九九三年七月將最後的英文定稿傳送至芝加哥 [ 51-52 ] 。

關於這份宣言的內容與方法，漢斯昆有以下的說明與詮釋：

一、全球倫理宣言所應避免的事項 [ 53-58 ]：

(1) 不與聯合國人權宣言（一九四八年）的內容重複。

—而是爲人權宣言提供倫理的基礎。

(2) 不做政治性宣示。

—但也應關懷經濟和政治的層面。

(3) 不進行詭辯性的道德訓誡。

—卻也不必刻意迴避性愛倫理這一類的問題。

(4) 不包含哲學性論述。

—以免使得宣言只能適用於知識分子。

(5) 不可以有狂熱的宗教宣告。

—應訴諸於現實世界的問題，而不是形而上的討論。

二、全球倫理宣言所應包含的事項 [ 58-60 ]：

(1) 宣言應能深入剖析倫理問題的深層內涵。

人心的價值觀、處事準則和基本態度，而非停留於法律或政治問題的表層。

(2) 該宣言應足以獲取倫理共識。

(3) 宣言必須能夠促使宗教界自我批判、反省。

(4) 宣言的訴求必須與現實情況有關。

(5) 宣言內容應該平實而易於了解。

避免使用艱深冷僻的專門術語。

(6)宣言應建立在某種宗教基礎上。

倫理應有宗教基礎、宗教動機。

此外，漢斯昆也再次強調，我們所要建立的不是某種「全球性倫理學理論」，而是為建構一套「全球倫理態度」(a global ethic)。這種「倫理」(德文的Weltethos，英文的world ethic)，是指人類的基本倫理道德態度，不是指一種倫理學的系統理論[59—60]。

### 三、宣言所引發的爭議[61—72]：

在會議進行期間，也曾爆發了一些爭議。其中，佛教代表們認為宣言裡所使用的「神」(God)一詞並不妥當。他們剴切指出，釋迦牟尼並不是神而是一個人，是一名「覺者」[64]。他們也進一步建議大家儘量使用含意較廣的「偉大存有者」(Great Being)、「超越的力量」(power of the transcendent)或「在上的靈性權威者」(Higher Spiritual Authority)等稱號，來替代「神」[65]。當然，佛教代表們仍然相當肯定這次會議所揭櫫的全球倫理之宗旨。漢斯昆指出，共識的達成並不容易，除非我們都能暫且放下各自不同的信仰理念、教義、象徵及儀式，否則便無法獲致倫理準則上的共識[65]。在這次會議中，較引起爭執的還有以下三點：

(1)有些人認為我們在強調非暴力文化的同時，宣言裡似乎未能清楚說明「自衛權」的觀念。漢斯昆則主張，自衛權的行使，只有當非暴力抵抗無效時，才能考慮使用之[68]。

(2)有些人反對兩性具平等權利的主張；也有些人指陳宣言中太少提及有關家庭的觀念。漢斯昆則指出，雖然在現今許多宗教裡，兩性平等的觀念仍尚未普及，但宣言裡的兩性平等主張，卻恰好能

夠對這些宗教提出時代性的挑戰〔69〕。

(3)有些人認為整個宣言充滿了「濃厚的西方色彩」。漢斯昆則辯解道，當初他在草擬這份宣言時，就已經留意到自身的西方宗教文化背景所可能帶來的影響。他強調，這份宣言的主旨之一，就是希望能夠儘量包容不同的宗教文化的精神，以找出倫理的共識來。凡是無法獲得共識的事項，就不應納入宣言裡。宣言裡也應該積極考量，在此世代中，各偉大的宗教傳統所能提供的共同見解〔70〕。

#### 四、各宗教傳統裡的共通倫理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次會議中，與會代表都體認到建構全球倫理態度的必要性；此外，大家也普遍接受「人人應以人道精神彼此對待」，以及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訓誨。我們也可以從幾乎各宗教經典都載有這條古老的金科玉律的事實，而再次印證所謂的共通的「全球倫理態度」，其實並不是一種新發明，而是一項新的發現：原來，在人類的宗教心靈及信仰體驗裡，我們能夠發現一套共同的倫理原則和基本態度。

我們在此列舉出若干宗教傳統及經典裡，所記載的共通的金科玉律，以印證其間的高度相似性：

(1)孔子曾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15·23）。

(2)耶穌說：「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路加6·31）。

(3)伊斯蘭教的經典說：「任何人若不將自己所想要的也給予他的兄弟，就不能成為一名信徒。」（四十聖訓13）。

(4)耆那教（Jainism）記載道：「人類不應對世間事物漠不關心，人類應以待己之道來對待衆生。」（Sutrakritanga I,11,33）。

(5)佛教經典說：「凡不能取悅於吾人者，亦必不能取悅於他人；吾人又何能將之強加於他人呢？」（相應部V,353.35—342.2）。

(6)印度教經典《摩訶婆羅達》（Mahābhārata）說：「不可以己所厭惡之道，來對待他人。這就是道德的本質。」（摩訶婆羅達XIII 114,8）。

(7)古代波斯的祆教（Zoroaster）經典《伽泰》（Gāthās）說：「凡是對衆生而言是美善的事物，對我而言也必是美善的。凡我所擁有的美善，也必施予衆生。」（伽泰43·1）

除此以外，還有許多例證，都可以讓人輕易比較出其間的類似教導與共通的精義，特別是關於基本倫理態度方面的某些相似點，更是顯而易見。因之，建構某種全球的基本倫理態度與共識（不是指通用的倫理學理論），也是相當可行的交談方針。

## 五、未來的展望：

對於參與建構全球倫理宣言的各個學者而言，有三項值得反省的挑戰[73]：

(1)這套全球倫理宣言，能夠在各宗教傳統中生根多深？

(2)各宗教傳統與它們以外的其他倫理傳統之間的調和程度為何？

(3)各宗教傳統能夠為此套全球倫理提供多少的獨特貢獻？

這套全球倫理，並非一種世界性的意識型態或是一種大一統的世界性宗教。它也不能取代各宗教經典與訓誡。它只是既存於各宗教傳統裡的共通的、最低限度的基本倫理態度，不是各種倫理的理論總和。

「後現代世界」（postmodern world）所面臨的共同危機之一，就是人類發展方向的定位危機（the crisis of orientation



)[ 75 ]。而全球倫理的建構，正是指引「後現代人類」發展方向的一項努力。這套全球倫理宣言不是建構全球倫理的最後終點，它只是一個方法與開端，未來的展望乃是取決於每一個人的手中。

## 庫雪爾對世界宗教議會的評析

庫雪爾在回顧了自一八九三年第一屆世界宗教議會至一九九三年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之間的百年歷史發展後[ 77—94 ]，指出現今的世界宗教情勢，已經呈現宗教多元的發展局面。各宗教的地理分佈，不再是各自區隔的狀況，而是混雜共存於世界上的每一個區域。吾人的關心焦點，乃是如何在「後現代世界」中，進行廣泛的宗教交談與合作。

第一屆世界宗教議會是受到「現代主義」的風潮所影響，也注重各宗教之間的友誼關係；而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則是受到「後現代主義」的風潮之影響，關注於各宗教如何共存的實際問題上，以及共同的價值觀、基本態度之建構。換言之，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正是爲了尋求在各宗教之間確立共同的倫理態度。

### 一、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的爭執與成果：

一九九三年的第二屆世界宗教議會，會議期間也曾發生過幾項較引人注目的爭執與衝突[ 95—96 ]：

(1)在會議籌備期間，曾有若干福音派及基要派的教會團體拒絕參與會議，因爲他們反對宗派之間的聯合活動。

(2)曾有四個猶太人團體退出議會，以抗議反猶太民族的回教代表的出席。不過這並不影響其他猶太教的代表繼續出席參加。

(3)一位印度的克什米爾人( Kashmir )，在發言時公開譴責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瓜分了他們的土地，使得他們喪失了文化。隨即有幾位在場的印度人起來怒斥他，會場也因而引起一陣騷動。

(4)由漢斯昆所草擬的「全球倫理宣言」，在議會中引發了熱烈的討論。有的人質疑該文的編撰過程；有的人則懷疑它的內容的妥當性（兩性平等、非暴力等主張，及西方色彩太濃厚等問題）。不過，該宣言最後還是獲得大多數人的簽署認同。

這些爭執與衝突，並未真正傷害議會的進行與成果。反而顯示出集體研討的交談意義來。六千五百名代表，透過演講、公開討論、講習、交談和訓練計畫，彼此學習並體驗了宗教交談的益處，也互相消除了不少的成見。

## 二、議會主題「全球性的思考、靈性與倫理」：

庫雪爾列舉了四位講員的演講要點，以進一步說明議會的主題。這四位分別是：巴內（Gerald O. Barney）、穆樂（Robert Muller）、漢斯昆、達賴喇嘛[98—105]。

巴內分析了土地資源的浪費、人口成長、糧食生產、生態污染等等的危機現象之後，認為人類需要建立一種互相依存、網狀交織的思考型態。亦即，任何的人或國家，都是生活在同一個地球生態體系之中，人民、國家及地球，都是彼此關連、互相依存的。巴內也指出，宗教對於促進世界和平及維護生態體系，負有舉足輕重的責任。在當前的許多戰爭之發生、家庭計劃的推行、經濟供需之間的落差等問題上，宗教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世界宗教領袖應該積極參與這類關鍵問題的交談，以共謀解決之道③。

穆樂則呼籲大家進行政治與宗教、科學與靈性之間的交談。特別是當科技成為人類的發展訴求之時，我們反而忽略了人類潛存的「靈力」（spiritual energies）。他認為除非人類世界能經歷一種靈性上的重生（spiritual rebirth），否則文明的前途勢必黯淡。因此，宗教與靈性的傳統，應該起而為人類制定規範、指引方向④。

漢斯昆則主張應該研擬一套共同的全球倫理態度。他認為宗教要發揮力量，乃有賴於各宗教能捐棄彼此間的成見，找出各宗教傳統的共同點來，才能改變這個充斥著法律規範的世界。而宗教不僅能影響人類社會的理性運作層面，更能深入轉變人類的心靈與情感。所以各宗教應積極參與於宗教的交談與合作，並尋求全球倫理的建構。

達賴喇嘛則是受邀於閉會式中發表演說。他仍然呼籲大家要互相尊重、彼此了解、交談與合作。此外，他也表現出佛教徒的真實和人道的精神特質來，吸引著全場代表的注意力。

總之，全球倫理宣言的建構，顯示著人類各宗教的倫理傳統及靈性資源，正共同邁向為全人類福祉而奮鬥的大道上，而人類也正經歷著一場心靈與倫理意識的重大轉變。

## 史威德樂對全球倫理宣言的構思

宗教神學家史威德樂，曾經提出他對全球倫理宣言的初步構想，整理成一篇〈建構全球倫理的普世宣言〉的文稿。其主要觀點如下：

宗教乃是文化的核心，宗教指的就是「對於人生終極意義的解釋及其實踐方法的探討」。如今，宗教的發展已經進入交談的時代，透過宗教交談，我們能夠彼此學習，以至對於人生實況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正由於全世界的人類都是互相依存的，我們更應該努力經由宗教之間、意識型態之間、文化之間的種種交談，來建構一套共通的倫理態度。這是一種基本倫理態度上的全球性共識，訴諸於交談來達成的。史威德樂為了實踐上的方便，還列舉出若干基本原則與中間原則（basic and middle principles），以利人們能將最基本的（最高的）倫理態度及準則（例如前述所謂的金科玉

律)更具體而微地應用在生活上。

**前提：**維護人的尊嚴、理性、良知；補充聯合國人權宣言



**最高倫理準則：**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基本原則：**追求人類自由；維護人類尊嚴；珍視萬物真實價值；愛己、愛人、愛家、愛社會、愛國、愛世界；無論是否職責所在，都應盡力助人；維護宗教自由；以「交談」作為必要的方法。



**中間原則：**

- (1)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 (2)人人都有信仰、思想、言論、集會的自由。
- (3)人人均有參與決策、發表意見及自決的權利。
- (4)人人有隱私權、婚姻權，及組織、維護家庭的權利。
- (5)尊重私有財產權；合理分配社會財富以造福人群。
- (6)維護人民的工作權與休閒生活。
- (7)注重人民接受教育的權力。
- (8)促進和平、摒棄暴力，以公義為基礎。
- (9)重視環保工作、維護自然生態。



### 具體的倫理態度、判斷與實踐

## 亞洲心靈對全球倫理宣言的反省

我們也可以針對這份全球倫理宣言，以亞洲人的心靈體驗及亞洲宗教文化的獨特立場，來提出若干反省、補充和建設性的意見。

(1)無論是漢斯昆或是史威德樂所負責草擬的全球倫理宣言，雖然都是以人爲中心的（史威德樂更表明應以人及宇宙爲中心），注重人的主體性以及基本人權。但是，亞洲文化傳統卻將人視爲宇宙整體生命的一部分，關注於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以及宇宙與人生的循環性、一體性。強調的是人與宇宙根源的合一，小我與大我的隸屬關係⑤。換言之，亞洲文化傳統較著重於「順應自然」的人生態度，突顯人與宇宙、大自然的整體關係（天、地、人合一）。人只有在此種合一關係中，才能尋得心靈內在的生命力。而西方傳統文化卻似乎過分強調人的主體性，缺乏亞洲文化中那種宇宙萬物的合一性、包容性。如此看來，亞洲傳統文化價值觀、宇宙觀，反而更能符合「全球倫理」的基本信念。我們在此宣言中應該更加重視亞洲宗教文化及心靈體驗所能提出的可能貢獻。

(2)由於當前世界的科技、經濟過度發展，已經威脅到地球環境及人類本身的生存。日本京都大學的川那部教授及清水榮教授，便曾指出人類的危機已經無法單純運用西方科技及哲學理念來挽救，人類必須重新建立起全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基於亞洲文化傳統所孕育出來的多樣性思考與倫理態度，有利於人與大自然的合一。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東方古老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以此爲

根基的哲學理念，或許才是人類萬物應有的生存之道⑥。

從亞洲文化的觀點來看，建構全球倫理，也應強調亞洲的人文精神，特別是對於「無我」態度的培育，藉以消弭當今社會功利主義、唯我主義的盛行。尤其是自然與人類二元對立觀，已到了必須全面反省的關鍵時刻。當今，如何建構出融合東西方思想，兼顧現代與未來，凝煉出一種天地人合一的新文化與新生命型態，實在是「全球倫理態度」最根本的要務了。

### 附註

- ① 庫雪爾（Karl-Josef Kuschel）是探討「神學與文學」的德國著名學者。一九七七年曾在漢斯昆及作家簡斯（Walter Jens, 1923-）的指導下，從事博士論文「現代德語文學中的耶穌」的研究。
- ② 一九九〇年的德文原版書名為Projekt Weltethos，而該書英文翻譯版則於一九九一年出版：  
Hans Küng, Global Responsibility: In Search of a New World Ethic (New York: Crossroad, 1991)。
- ③ 庫雪爾引述自巴內的著作：  
G.O. Barney, Global 2000 Revisited. What Shall We Do? (Arlington, 1993), 90.
- ④ 穆樂的演說內容已被收錄於以下著作中：  
J. Beversluis, A Sourcebook for the Community of Religions (Chicago, 1993), IX.
- ⑤ 參閱谷寒松，《神學中的人學：天地人合一》，輔大神學叢書之二十五（台北：光啓出版社，1988），17-19，133-134。
- ⑥ 川那部教授及清水榮教授的觀點，發表於一九九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在台北舉行的「文化震源地—亞洲」（Cultural Epicenter: Asia）國際研討會。